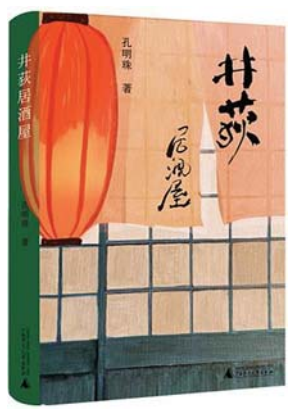
短书评

居酒屋的人间烟火气

□王淼

称井荻居酒屋，是因为居酒屋开在东京地铁西武新宿线上一个叫井荻的小站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孔明珠陪伴丈夫出国深造期间，曾经在井荻居酒屋打过两年工。在这里，孔明珠一边认真工作，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进出其间的各色人等，细心品尝着这间居酒屋的每一道美食。她用笔记录下这些酒客的故事，记录下这些美食的味道——每个人物都有一段独特的经历，每道美食都意味着一份欣喜的心情。孔明珠把这些酒客的故事和美食的味道编辑成一本好看的小书，名字就取作《井荻居酒屋》。

井荻居酒屋是一家夫妻店，门面不大，生意很好。老板大冈擅长烹饪，却不善言辞，总是甘当大厨的角色，站在柜台里面剖鱼做菜，就像一个勤勤恳恳、认真做事的伙计。他做每一道菜都严谨、较真，菜肴中传递出善良本分的食品味道，虽然醇厚低调略显古板，却带着从祖辈那里传承过来的隽永。老板娘幸子则是阿庆嫂一流的人物，懂人情，擅周旋，酒量很好，斟酒勤快，能够准确地看出客人是否有钱，会不会消费，只要她在客人身旁坐下，一瓶啤酒就会很快喝光，只要她与客人开一些庸俗下流的玩笑，客人的消费立马大增。而大冈老板最识大体，看见幸子在“斩”客他心领神会，总会在第一时间送上美味佳肴。夫妻二人既妇唱夫随，又夫唱妇随，他们各司其职，各司其责，把一间小店经营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让每一位食客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井荻居酒屋》
孔明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井荻居酒屋开在老街上，大多是做回头客的生意，老板手艺好，老板娘情商高，生意好自然不在话下。大家来居酒屋坐下来，点几个可口的小菜，喝几杯小酒，倾诉一下各自的心事，与老板娘开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忙中偷闲，自得其乐，纾解一下生活的压力，算是一天中的小确幸。以是，井荻居酒屋如同一个小小的舞台，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里聚集，各种各样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各种传言，各种八卦……让这里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展示在孔明珠的笔下，有性格直率、风风火火的台湾新嫁娘，看似表面光鲜，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凄凉；有十七岁的单亲美少女，为人心思细密，体贴周到，怀抱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有破落的不动产商，虽然公司濒临破产，还强自维持着体面的生活；有将爱情挂在嘴边的电器商，克服不了内心的欲望，徒然追求梦幻一般的虚妄，一腔爱情闷在肚里发了酵……

孔明珠的文字带有上海女人特有的精明和世故，既有着悲天悯人的温情，也不乏一眼看穿本质的锐利。她写女人之间勾心斗角的小小心计，分寸感掌握得恰到好处；她写不动产商产业衰落，老板娘对他态度的微妙变化，可称观察细腻；她写五十多岁的电器商本田“狭长脸看上去像根老丝瓜”，尽管是“老丝瓜”，但还是男人，依然对爱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行文略显刻薄，却也形容得非常形象；她评价美食“只要是好的原材料，料理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料理”，听起来还蛮有哲理，怪不得在微博上被美食大师蔡澜看到后转发，瞬间获得了二十多万点击量……孔明珠写及的人物都是一些凡俗的小人物，却也活出了各自的不同；孔明珠写及的都是一些凡俗的世风人情，却也道出了人间的悲喜。在孔明珠笔下，美食更像是一个媒介，引渡着芸芸众生走出迷局，走向快乐之境。

当你被生活拖累成了一个最庸常的人并过着世间最庸常的日子时，别忘了还有井荻居酒屋，在那里既可以让你的胃口放纵一回，也可以让你的心灵放纵一回——日本美食作家小山裕久在《日本料理神髓》中曾经说过：“美味的顶点只有一瞬间。”事实上，这话用于美食可，用于人生也未尝不可。

读史志

舟车江山旧 城邑风物新

□刘涛

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曾如此评价成形于隋代的大运河，“谁能不意识到如此大胆的一个概念的政治经济效果——在一个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的国度里有这么一条南北流向的人工河道”。从隋至清，大运河作为中国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和国内贸易大动脉，对沟通不同经济区之间的交流交往发挥了关键作用，带动了沿线众多经济型城市的兴起，并与长江一起在18世纪促成了“一个大于欧洲的半自由贸易区”。

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沿岸城市唇齿相依、兴衰紧联，形成了中国运河文明与城市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谱系。正如刘士林所说，“运河城市不是一些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它们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具有‘家族类似’的形态和功能的城市群”。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以下简称《六千里运河》)，在俯仰古今中为今天运河沿线城市再现运河历史记忆、活化运河文明基因提供最重要的“文化资本”，还从学史明智、守正创新的视角，为运河城市群引领推动绿色城市和韧性城市建设、国家水网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是中国唐宋迄今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从大运河形成之日起，它就不只是一条连接首都和基本经济区的人工内河，同时也是沟通国内南北东西、将中华文明腹地与亚欧非几大文明相互衔接的重要纽带，更是中央政权强化与地方政治经济联系、协调各地区互助合作的重要抓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明确指出，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虽然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在防洪排涝、输水供水、内河航运、生态景观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隋唐大运河永济渠、通济渠的大部分河道已被掩埋或成为遗址遗迹，但后者在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中依旧具有不容轻忽的重要价值。《六千里运河》中的四座隋唐大运河城市都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境内。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漕运干线向东移出今天的河南省境，但通过元代开凿的贾鲁河和明清两朝由京师通往各地的官道，不仅黄淮两大水系之间的通航仍可维系，开封、洛阳两大古都作为南北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也得以长期保持。1953年7月，联通中国东中西部的陇海铁路全线通车，经过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如今，这些城市既处于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位置，还是衔接大运河文化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

《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
刘士林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刘士林是国内人文城市学派的首倡者，一向主张城市化要革新以往重经济、交通和人口的“经济型城市群”模式，转向建设重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的“文化型城市群”，走环境、经济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相互融洽的道路。在《六千里运河》中，他明确提出，“以运河城市群为背景阐释运河文明的普遍性及其现代意义，是我们解读、研究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主旨所在”。纵观全书，联系现实，各运河城市的文化脉络中随处可见对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建设的有益启示。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在疫情冲击、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将沿线城市“串珠成链”构建发展轴，用“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和“缤纷旅游带”新理念重塑大运河实体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加凸显，必然构成大运河持续发挥中华文明亮丽名片功能的实体支撑。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促进区域创新融合协调发展，更应该用好唯物史观这架“望远镜”，在学习历史知识、厚植文化底蕴、强化生态观念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

创作谈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

□夏龙河

远古时代，盲人被称为“神瞽”，在部落中兼任巫师和乐师两种角色。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还用盲人为乐师，官名为“乐正”，世人称之为“瞽者”。盲人走进民间，以说书算命为生，是上古巫术文化下沉民间最重要的一种形式。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关于瞽者的记载越来越少。大概也正是这个时期，瞽者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们从朝廷神坛走向民间，慢慢演变成了以说书算命为生存方式的盲人。传说是西汉著名文学家东方朔教会了盲人算命说书，并让盲人们以此为生。因此，盲人拜三皇为神，拜东方朔为祖师爷。他们背着乐器和铺盖卷，翻山过河，或拉单帮，或三五人一群，艰难地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穿梭着，生活着。他们为枯寂的乡村百姓带来了久违的精神享受，他们也深受议论和褒贬，风沙雨雪，酷暑寒冬，他们行走了近两千年，带着历史的沧桑，敲着“四通鼓”，一直走进了现代历史。

盲人说书遍布全国，齐东之地因为纪哀王带着的瞽者的到来，更是比别的地方提前了几百年。唐宋之前，当中原大地还在金戈铁马、王朝争霸的时候，齐东之地反而一片平静，瞽者们穿梭于山路田野之间，讲述英雄烈女、秦皇汉武故事，正是这些最初的文化营养，孕育了齐东之地淳朴憨直的地域文化特色。因此这里有比青岛、烟台码头历史还要悠久的羊郡、金口码头，有明末著名的江北诗社山左大社，还有捻军东逃留下的杀人沟，有抗战时期著名的地雷战遗址……这里历史悠久，典故卷帙浩繁；这里生机勃勃，故事层出不穷；这里有人性的残酷和冷漠，也有英雄的热血和智者的皓首穷经。

《四通鼓》
夏龙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然，还有始建于北魏早期的佛教大寺三驾寺。也幸亏有三驾寺。

齐东之地佛道皆旺，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过庙宇道观，但这些小小的宗教设施，起源于民间，沦落于民间，成了村里各种鸡毛蒜皮、恩怨小事的汇集之地，很难有所作为。而坐落于大山怀抱的三驾寺，则成了众生诘问生存意义的精神道场，它超越了朝代更迭、皇权崇拜，成为普通百姓心中的圣地。

时光如梭，昔日的码头已经被淤塞，雄伟的大殿早就夷为平地，一队队的盲人走进虚无，但是这些故事和传说，作为当地地域文化的基因脉络，已深深地植入了当地人的性格之中，随着历史的车轮，注入民国时代的纪家子孙、盲人、三驾寺的僧人、码头巨富、捻军后人的骨子里。他们背负着历史使命和上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属性，跌跌撞撞进入了民国这个大融合又酝酿着大变革的时代。当历史惯性与骤变相碰撞，当这些小人物与历史的滚滚洪流裹挟在一起，他们的努力和无措，他们的挣扎和灭亡，一直到最后涅槃重生，不正是先祖们在一次次的历史大变革中的故事重演吗？

《四通鼓》描述的，正是在这个大变革时代的社会众生相。笔者试图将目光投入历史的幽深之处，辨微知著，用历史和哲学思维，去探寻远古历史的生命律动和文化聚变。

以盲人为书中的主角，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盲人是民间文化的一个代表，更是集中了各种时代符号的一种历史聚合体。他们从小学习鼓书和算命，跟着师父走南闯北，江湖险恶和历史典故他们几乎无所不知。他们受人尊重，却又为人不齿，他们敏感却不得不学着愚笨，他们比普通百姓更知道世间之苦，歌唱的却是英雄好汉、孝子烈女。在那个时代，他们几乎就是乡村文化的全部。

这是一本探索之书，笔者企图将历史和现代作一个衔接，让历史的筋脉重现，用现代人的目光，打量解读这些历史的斑块；这是一本记叙之书，它还原了这片地域的一个小小的历史节点发生过的故事；这更是一本致敬之书，向挣扎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致以深深的问候。他们的期盼和哀怨，他们的努力和颓废，都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朝代更迭，文化传承，谨以此书，为一段历史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